

## 樟香

盛夏翻腾在今天的风里，压迫着行人的袖口、泥土干涸的嗓音、春花久酿的味道。在这样的风里一番洗滌，我就在夏天里了，可以顺风看见，别的季节里看不到的：涨水的河，昨天才刚刚没过河岸的石面，因为是不长久地浸没，石板上还来不及滋生出第一层最纤细的藻藓。但是就算连这一星绿色的暗示也没有，我也看得到即将铺满其表面的生机，以及河水退下时，它们在日晒下迅速枯干，结成一层劣质油漆墙皮受潮蓬起似的污秽，再在复涨的水面下重新沉淀、生长，或者被冲洗到，目光和风都到不了的河底的样子。

梧桐开始发新叶。

上一次有意地注意到梧桐树的姿态，还是春天以前。春天之前的风里全是冬天，让人想抬头看天空，不然，缩着脖子盯着地面的模样，像极了面对严酷环境的畏缩苟且。但就算抬头看天，也不会得到什么太有意义的信息。沉寂的季节里，地上的景物不会有什么变化，但是天上的一切，就算在万物复生的季节里，也保持了绝对的静止。但仰望上方至少使我注意到，风中的冬天里，梧桐的枝干，像极了是我梦里见到的被泥土掩埋了很多年的躯体、从地下伸出的手，无色、嶙峋，但是强健。上面的肌肉已经腐烂，下褪和泥土融为一体，但是没有人有把握能够轻松地更改它的造型：它的每一个指节弯曲的角度、前臂骨的朝向。

索性春天只有一天，梧桐的枝干上发展出新叶，它就再不是那具骨骼了，也即可失去了我的兴趣，因为我又想起了它在未来的几个季节里将要经历的、无从逃避的、鲜有新意的生活。它将在剩下的夏天里把叶子长大，飘洒下令人不快的、会被风吹着堆积到路边的、绒毛似的污垢，把叶子编织成白天的影子。这影子给人一种夏天可以被躲避的错觉，但这仅仅是错觉，因为夏天不光在日照里，所以也就不可以被阴影遮蔽。夏天不只从天而降，它从侧面、从脚底，像是水包围鱼一样包围我，所以也就无从躲避。秋天把它的叶子变成青黄渐变的颜色，并逐渐地抽去叶子中的润泽，让叶子变硬、变得易碎，再把它们扔下去。梧桐没有眼睛，如果它知道自己丢弃的叶子，并不会直接地腐烂在自己脚下的土地里、成为来年春天的养料，而是被收集起来放到别处销毁，那么它很可能就不会再这么随意地抛弃叶子了。在冬天，它变回那只手，冬天的风会领我再看它一眼，那时的我会已经忘了现在我对它表达的不屑，我会重新自私地感慨一次，再重新自卑地不屑一次。

桃花也新发了叶子，桃叶的出现意味着桃花的花期已经结束。幸运的是，桃树的脚下不是砖石铺成的人行道，而是裸露的土壤，所以陨落的花瓣至少能够以养分的形式直接回到树的躯干内。

但是花的幸运跟观花人的幸运又是两回事。看到桃花在略微高过我头顶的位置凝结成云霞时，我已经开始悲伤。我看到它们的衰老、看到它们的坠落，有的花瓣已经落下了，在春草的间隙中渲染油画的明媚点彩，但也像水墨一样触不可及。我就又看到它们的老化、腐败，老化的过程会从花瓣的破损处侵入整个花瓣，给它添上锈色，就像在一张规整的正方形白纸上写下一个名字一样野蛮，把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拖曳到这个世界中。一阵风雨就会使得桃花零落消散，细小的桃花瓣如果被雨水打湿，势必难以清扫和聚拢，所以桃树被安置在泥土上而不是砖石行道里，是图个方便。使得这些花瓣，在可供欣赏的价值消失以后，可以自生自灭而无需再消耗人力。

风中的盛夏，代表时间说话。它告知风里的一切，应顺时迎势。而风里的一切，也大都十分配合。风里的河在涨水，风里的苔藓在滋生，风里的梧桐和桃树在生叶，风里的人在写作、看着风里的河、苔藓、梧桐和桃树，也在被其他风里的人看着、被写进他们和她们的信里。

要知道风里的什么没有被这夏天蛊惑，不能仅仅观察它们在做什么，而要看它们，在风里没有夏天，甚至没有风的时候，又在做什么。这样的比照可以指出：谁是屈服于夏天而被

迫行动的；谁是保持着与环境无关的自我，一如既往地行动着的。夏主生长，大多数的事物都在夏天成长着，而如果有什么东西会在夏天凋谢，那么它几乎肯定也会在其他季节里凋谢，所以它的凋谢就是和季节无关的，常态的。在夏天生长的事物并不一定在其他时候生长，故不配永记；但在夏天死亡的事物，几乎一定也会在别的季节死亡，这死亡就是对夏风的漠然，也是不为所动的高尚。

夏天的地上，不是没有落叶，如果仔细观察，其实还很多，那是樟木的叶子。它们大抵是褪得看不出的浅绿色，或者不是很鲜活的红色，一种夹杂在绿色和黄褐色中间的红色，形状还都很完整。倘若捡起新落下的，会发现叶面上还有一层蜡质，撕扯开它，还有隐约的樟香，倔强地声明一点残存的生命。

不可否认在夏天凋零、落叶的植物还有很多，在四时之中恪守自己的生灭不受时辰左右之物更数不胜数。但是我在此处写下的樟木，是具有超越环境的品格、在时间的流逝中保持平均或者平庸的事物之抽象代表、符号化。当然就算是四季常青的樟木，其新陈代谢的循环也不免会随着环境有所涨落，但我希望澄清的是，此处的它不多于上述概念的一个代记符号，深究其违背其被赋予的所指的琐碎细节，之于讨论益小于害。

当风里有樟香时，风的时间意味就被削弱。因为在逼近的盛夏，风里有樟香；在秋天，风里有樟香；在冬天亦是如此。能够使得人意识到时间变化的因素早已充盈风中，但是樟香，作为在任何时间里都存于风中的气息，就算不能够拖慢时间的流动，也发出了一个信号：对于有些事物而言，时间没能带来改变。

我走在樟木树列队的行道上，风把樟木的落叶草率地堆积到路的一边。为了给路上的行车让道，我时不时地需要踩到樟叶上甚至路牙上，这让我想起，在秋天和冬天，我也这样踩着路边上的落叶给别人让道。但在那两个季节里踩着落叶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，我甚至不会去在乎被踩踏的落叶的品种。但是在春天和夏天踩着落叶并不是很迎合直觉的事情，但它这么发生着。樟香弥漫的空气上，樟木树叶在头顶顶起沉甸甸的一簇，它在其他的季节里也是这么沉甸甸的一簇，就像是记忆里常走的一条路，路边的景色，因为看得太多，进入了潜意识而无法被记忆清晰地成像，不过一旦再见一眼就能立刻联想起来。这条路，这路边的情景，必须被留存下来，必须被作为乡愁，永久地保存着。乡愁的意义不在于让人饮水思源，念及故土的恩惠，那样的乡愁只是贫瘠家乡的道德绑架。乡愁的意义在于提供一种暗示：这世界上，某些永远不随着时间变迁的事物确实存在着。如若不然，人在此时此刻所为之拼搏的一切，都将在无常面前丧失意义。从这种意义上而言，樟香也是一种乡愁，乡愁在樟香里。

樟木四季常青，也四季落叶，有的叶子落在春天，有的落在秋天。

落在秋天的叶子显得很平庸，因为别的草木也在此时凋零，樟木的落叶也就显得是随着大流的草率应付；落在春天的叶子显得很高贵，它们逆道而行，在万事万物欣欣向荣的日子里，以死亡炫耀自己所信奉的永恒，所谓永恒就是指和时间无关的、自己的生灭规律。两个季节的落叶都是同一个永恒的孩子，但是它们中有的死得很平庸，因为它们和其他平庸的、投机的人死在了一起；有的死得很诗意，它们在别人礼赞生命时赴死，以逆行踩踏投机者的自得。但是秋冬的樟叶，也不会为了拒绝平庸就苟且地活到下一个夏天，如果自有永恒的准则以供参照，那么平庸与否已经是不足考察的小事了。

同样，在为同一种永恒死去的人里，有的牺牲看起来很平庸，他们可能和为了其他短暂一些的理想牺牲的人有着类似的经历；有的牺牲看起来很崇高，因为他们死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，死在我们觉得没有人会为任何事而赴死的日子。这永恒的事业也是一个符号，它无需指代任何具体的事物，它的长存也可能只是甘愿为它牺牲的人的一厢情愿，但作为个体的死者来说，这就是他或者她能够期盼的永恒。

祝你作一片樟叶，凋落在春天。我是一片樟叶，凋落在秋天。

当旅人剖开我们干瘪的躯壳时，我们的血管里，会流动同样的樟香芬芳。